

乾云坤龙^上

丹下左膳乾雲坤竜の巻



七曜文库

林不忘

HAYASHI FUBO

黄奕纬 译

丹下左膳
系列

丹下左膳・乾云坤龙

林不忘 著
黄奕伟 译

—
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丹下左膳·乾云坤龙. 上 / (日) 林不忘著; 黄奕
纬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6
(七曜文库)

ISBN 978-7-5463-5387-6

I. ①丹… II. ①林…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6581号

丹下左膳·乾云坤龙（上）

作 者 [日]林不忘
译 者 黄奕纬
出 品 人 周殿富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塞纳河左岸
责任编辑 顾学云 陈 璞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75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463-5387-6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 010-63109462-1040

小野冢铁斋

神变梦想流武场之主。
被左膳所杀。

弥生

铁斋之女，深恋荣三郎。

諏访荣三郎

铁斋得意门生。本书与左膳为敌。

阿艳

佐代之女。与荣三郎相恋。

铃川源十郎

江戸武士，与左膳忽友忽敌。
迷恋阿艳。

佐代

铃川宅邸女佣。有一女。

阿藤

江戸女子，深恋左膳。

手鼓与吉

伶人。以「手鼓」为艺名。
《百万两之壶》一书中亦有出场。

得印兼光

防火装束武士之首领。

豆太郎

原为艺人，善使撒手剑。
后被左膳所杀。

蒲生泰轩

武功超群，浪迹天涯。
《百万两之壶》一书中亦有出场。

大冈忠相

任越前守之职。泰轩好友
《百万两之壶》一书中亦有出场。

源六郎

第八代将军吉宗之幼名。

相马大膳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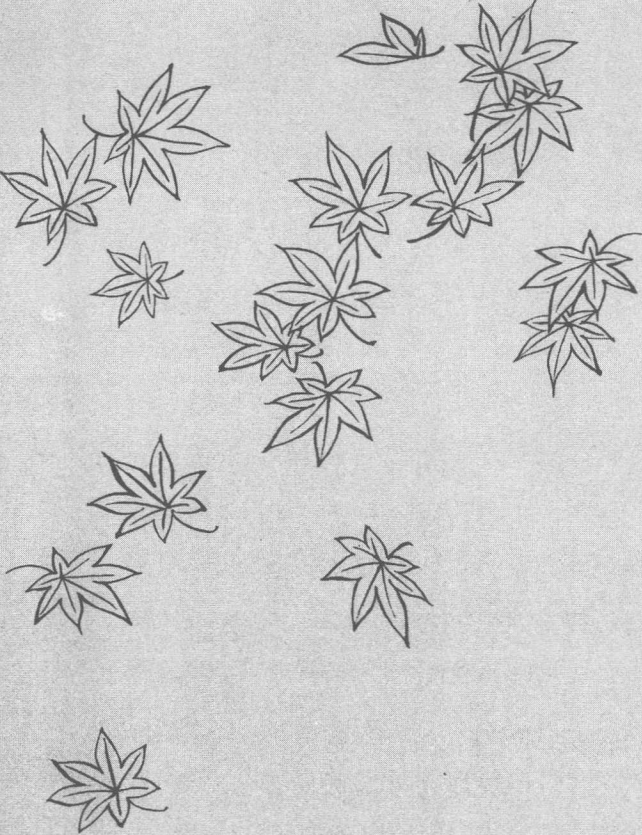
奥州中村城大名。以收藏名刀为好，
口吃。

月轮军之助

相马大膳亮手下，与左膳并称为月轮
门下之龙虎。

003	夜泣之刀
025	妖宅
041	首尾之松
077	彩线车
103	五十铃川
121	绿面女夜叉
169	石子信
211	对镜
243	七情六欲
283	双泪
	邪魔歪道

乾云坤龙·上卷



夜泣之刀

那两把乾坤刀——一旦分开便云龙相呼、
兴风唤雨，掀起一场惊涛骇浪，兴许还会
带来人间地狱——如今居然分处两地！

秋夜，静谧而深邃。

秋风来袭，紧闭的木窗不时传来沙沙的声响，是庭院里柿子树的枯叶飘落到地上的声音。每当风穿越窗缝掠过纸罩灯笼时，烛火摇曳，墙上的两道人影便也随之左右摇晃，飘忽得好似秃头妖怪^①一般。

在江户的根津权现^②后面，有一个被称为“曙光之城”的地方，名为“神变梦想流”的城内武场就坐落于此。武场的开创人小野冢铁斋正端坐在里屋的书斋里，对着一把出鞘之刀的刀身看得入神。那把刀宛若融霜的流水即刻凝结一般凛冽锋利，单是看着它便使人心生寒意。铁斋握着刀的手微微一转，反射在刀身的烛光，在他脸上如水中游鱼闪烁的银鳞

① 日本传说中的一种妖怪，外形因地而异，据说为实体不明的影子状。

② 即根津神社前身为日本江户时代的权现社，故又称“根津权现”。位于根津（今东京都文京区东部地区）。“权现”即佛或菩萨为普度众生而化身成的神。

般一晃而过。女儿弥生在不远的一旁研着墨，她不禁打了个寒战，稍稍将衣襟拢了拢。

“这刀看上去总是这样锐利无比。”

铁斋似乎在自言自语。

弥生本想附和着应一声，可到底又咽了回去。

“这把刀每年只能拿出来一次，而今年的这次就是明天了——能佩带它的人会是谁呢？”

说这话的虽是铁斋，但听起来更像是刀的自言自语。铁斋回过头瞥了女儿一眼，那苍老的眼睛里一反常态的满是父亲的慈爱，却又带有一点儿长辈逗弄孩子的戏谑。于是弥生的脸便不由得一下子红到了耳根，研墨的手慌忙地加大了力度。她低垂的脖颈洁白如玉，丰满挺拔的胸部微微起伏着。

突然“轰”的一声，夜晚的大风呼啸着扫过屋顶。“嗖”的一声，铁斋将手里的刀不偏不倚地收进了用锦袋包裹着的刀鞘，抱起双臂闭目养神起来。他双膝旁还放着两把样式相同的刀。

在关孙六^①所锻造的刀剑中，有大小两把稀世宝刀。这两把刀都是阵太刀^②形，刀鞘由绪丝缠绕，刀柄为紫铜铸造，较长那把的刀柄上雕刻着五彩祥云图案，较短那把则是飞龙升天图案，因此大的那把称为乾云丸，小的那把称为坤龙丸。这一对名刀是小野冢家族的家传之宝，即使各地大名奉上金

① 日本旧时美浓国关卡的刀匠孙六及其后继者锻造的刀剑。

② 日本长刀样式的一种，用护手等金属零件和线绳等奢华的东西装饰刀鞘。

山银山，铁斋老人也决不会拱手相让。

乾云、坤龙当之无愧为绝世名刀。然而世人都众口一词，说这两把刀之所以举世闻名是另有其因的。据说这两把刀放在同一个地方时相安无事，但是一旦把它们分开放置于两个不同的地方，就等于揭开了一张凶签，立刻会带来血光之灾，引发一场恐怖的狂澜。并且，宝刀还会啼哭，据说一到深夜丑时三刻^①，分隔两地的乾云丸和坤龙丸便会“啾啾”地抽泣起来。云唤龙，龙望云，相生相慕的两把宝刀会同时在三更半夜哭泣。

明天是十月的第一个亥日，要举行亥日庆祝仪式。当天，城的正门处会燃起篝火，从黄昏时分开始，谱代大名^②齐聚一堂浩浩荡荡地登城，由将军大人将亥子糕赐予每一位大名——这虽然是幕府里每年一度的例行节日活动，但在小野冢铁斋的武场里有一个惯例，即每年的这一天都会举办秋季比武大赛，头名将被授予乾云丸，次名将得到坤龙丸，只有在授予仪式时才允许获胜者佩带那两把名刀。按规定，那两把名刀在获胜者佩带完之后会立刻交还给铁斋，但就算只是把乾坤刀佩带那么一小会儿，也能令低微的武者得意扬扬一阵子。铁斋破格这么做，也是希望今年武场里的弟子们能以争夺乾坤两刀为目标，以激励平日的练习。

因此，在大赛的前一天夜里，铁斋才把一年未动的名刀拿出来好好查看一番。

① 即现在的凌晨两点左右。

② 世袭家臣。

“父亲，墨已经给您磨好了。”被弥生这么一叫，铁斋忽然睁开了眼，麻利地铺开纸，冷不防梦呓般地说道：“明天的比试諏访荣三郎一定会胜出，乾云丸就赐给他了。我顺便问一句，你觉得荣三郎如何呢？”

正值妙龄的弥生一听到“諏访荣三郎”这个名字，白皙的脸蛋上就如红叶落地般晕开了一片，坐立不安地扭动着身子，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一个劲儿地用手抚摩着榻榻米——没有回话。

屋里弥漫着墨汁的香气。

“哈哈！哦……为父都明白了。”

铁斋老人用力点了点头，握正沾满漆黑墨汁的毛笔，刚劲雄浑的笔墨在白纸上一气呵成。

今日大赛的头名胜者奖赏乾云丸 再许以小女弥生

小野冢铁斋

“哎呀！父亲您！”弥生又喜又羞地叫道，开心得就要晕过去了。

武场里的场地十分宽敞，正中挂着一大幅弓矢八幡神^①的画像，白发苍苍的小野冢铁斋正襟危坐于其下，一边听着旁边弟子的话一边频频点头，眼中带笑的视线停留在年轻武士

① 弓矢八幡神，日本的弓箭之神。

刚刚举过头顶的竹剑上。

这场比武大赛虽说有些混乱，却也别开生面。既不按顺序又不讲礼节，乍一看好像胜负已分，一转眼又跳出五六个人，争先恐后地互相攻击起来。比赛规则是：一个回合里的人分别与各自的敌人对打，赢了后就能任意和其他人对打。不过中途一旦退场就不能再上场。如此，赢到最后的人才是胜者。

也有几个出洋相的，刚一上场就输了，退下来时就开始摘护面具。比赛从早晨开始，不间断地一直持续到夕阳西下，晚霞的余晖透过粗格子窗将整个武场染得通红，并在地板上拉出拿着竹剑的长长人影。

虽说这是一场内部比赛，但也难免擦出一些火花来——时值德川家第八代将军吉宗公的统治时期。

人们久居这太平盛世，往往容易流于形式，而其他剑道流派甚至有些只当剑道是舞刀弄枪、有名无实的玩意儿。在如此世道中，神变梦想流派的弟子在铁斋的教导下，平日专心于“只赢不输”，一心向武，整个门派的剑法自然很粗暴。尤其是在今天这样正式的比武大赛中，有乾坤刀，还有——道场墙上贴着的那一大张告示：

获胜者将许以弥生！

铁斋师傅的独生女——人称“曙城西施”的弥生小姐也是赌注之一！这简直是全天下男子可望而不可即的福气，也难

怪众弟子一心祈求弓矢八幡神及出云之神^①的庇佑，一个个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弥生拥有令天下男子倾心的美貌，铁斋这次要将她许给胜出者，只是为了装装样子，让众弟子信服——剑道世家的女儿就该通过剑道比试来招亲，若是输了，谁也不能怨谁。然而实际上，铁斋早已相中自己的得意门徒諏访荣三郎为婿，并料到单凭他的剑术，十拿九稳会胜出——正因为操此胜券，铁斋老人才做出将弥生许给胜者这一玩笑之举来。但他同时又考虑到要照顾女儿恋慕荣三郎的羞涩之心，因此办了这次比武，也在女儿面前显示出了父亲的潇洒大度。

此时，打败所有对手一路胜出的森徹马提着竹剑，在武场正中大喊一声：

“下一个！还有没有下一个？”

场内顿时人声四起。

“上啊！快上啊！让他恢复气力了就更难对付了！”

“谁来挫挫森徹马的锐气？諏访！諏访怎么不上？喂！諏访兄！”

“对呀，荣三郎跑哪儿去了！”

不一会儿，好几只手一齐把諏访荣三郎从嘈杂的人群中推了出来。端坐于上座的铁斋一看到身着浅黄色衲布^②练习服和黑漆筒形铠甲护具的荣三郎，发红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不由自主地支起身子，摆出盛气凌人的姿态。

① 出云之神，出云大社的祭祀神，即大国主命，也是日本民间的婚姻神。

② 衲布，为结实耐穿而将厚布缝上密密麻麻的针线，常用于剑道服装。

与此同时，上房与回廊连接处之间的拉门缝隙里，鲜艳的友禅绸和服晃了一下。

二十八岁的荣三郎是大久保藤次郎的弟弟，很早就随母亲姓“諏访”。他当时任御书院番^①，领三百袋禄米^②，在浅草的鸟越还拥有一间宅邸。荣三郎的美貌甚至要让人误以为他是女子，但他骨子里隐约透着一股凛然之气，使人不敢轻易冒犯，所以铁斋老人反而比弥生看得更入迷。

弥生从板门的拉缝中偷窥场内的动静，看到轻轻踮起脚尖，摆出正眼^③架势的荣三郎时，立刻就红了脸。她头上扎着的岛田发髻^④微微倾斜，一面用袖子遮着眼睛，一面又一心一意地祈祷着——荣三郎殿下，为了小女弥生，求您一定要胜到最后！

俗话说胜败凭时运，而这倒也未必。竹剑的剑鞘相触时断断续续地发出“噉……”的声响，时而又鸦雀无声——一场苦战蓄势待发。

霎时间，场上响起了呼声、脚步声以及持续了一两个回合的激烈对打声。

“上啊！荣三郎殿下，打败他！打败他！”弥生的神情紧

① “御书院番”为江户时代幕府中的官名，从属于若年寄（也是幕府官职之一，从俸禄小的谱代大名中选出3~5名充任，辅佐老中，参与幕府政治，管辖旗本和御家人），负责幕府内和将军外出时的警卫工作等。

② 江户时代作为租米收纳储藏在幕府和各藩的粮库内，并作为俸禄发给家臣的米。

③ 剑道中段架势。击剑时把剑头对准对方眼睛的架势。

④ 日本妇女发型之一，主要为未婚女子梳整。

绷起来的一刹那，荣三郎一副似要倒地的样子，接着便听到他说：“在下输了！到此为止吧，在下认输。”弥生一惊，往武场内一看，諏访荣三郎的竹剑已被甩到远处，他竟然还跪在了地上！

弥生在心里尖叫着：“他是故意的！他是故意输掉的！”她咬着牙迅速跑开了，但还没回到闺房，眼泪便早已夺眶而出。房门刚一拉开，她便趴在地上痛哭起来。

“荣三郎殿下，没想到您如此厌恶我，还刻意输掉比赛！我好恨！我好恨啊！啊！我……我……”

弥生紧紧捂着胸口，身体发疯似的剧烈颤抖，火红的鹿斑染和服也随之晃动不停。在她和服还齐整时雪白的肌肤便隐约可见，而现在她也不管不顾了，任凭滚烫的泪水将自己淹没。

此时，玄关处传来人声：

“打扰了！”

一个流浪武士打扮的高个子，正站在根岸^①的“曙光之城”、小野冢铁斋的武场正门处。此人瘦骨嶙峋，好似一根枯木；微泛红褐色的头发在头顶扎成一个大抓髻，左眼空洞无神地深深陷入眼眶中，细长的右眼则嘲讽般地微笑着，右脸上一道深如沟壑的刀疤从右眼直伸到嘴角，尤为惹眼。

俗话说夜半鬼敲门。

① 地名，今东京台东区。

这个流浪武士的周围笼罩着朦胧跳动的不祥阴影，让人不禁要怀疑他就是在夜晚出没的一只鬼怪。他右手揣在怀里，左手抱着一大块看似木板的东西，往武场内张望着，大声说道：

“多有叨扰！不知能否行个方便？”

然而苍茫的暮色中，宽阔的武场一片寂静，只听到几只鸟急急飞进屋后的权现森林^①，发出空虚的啼叫声。武士“啧”地咂了下嘴，将腋下的木板往上挪了挪。

武场内乱成一团。

一直深信荣三郎会胜出，而他显然在与森徹马的对战中有意选择了退败。他是不想娶弥生才故意输了比赛的！弥生自幼与母亲阴阳相隔，是铁斋含辛茹苦一手带大的，如今已长成含苞待放的婷婷少女，可是还没来得及绽放便要在花蕾中品尝悲恋的苦涩滋味了！想到这些，铁斋老人觉得自己被得意门徒出卖了，很是窝心，可是没过问荣三郎的心意便妄自做主地贴出了那样的告示，又觉得实在是愧对弥生！这懊恼变为自责，又转而燃起难以抑制的怒火，在心中越蹿越高。

铁斋一跃而起，对荣三郎怒目而视。

“混账东西！懦夫！去拿竹剑！”

荣三郎嘴唇发白。

“您不是说了只要一分出胜负，败者就……”

“住口！住口！我怎么看他都像是有所顾虑或者故意让着

① 根津神社的守护林。

你的。此次比武不容弄虚作假！諏访再和森徹马较量一次！”

“可是既然他本人都已经认输了……”

“请师傅再作定夺！”森徹马也毫不退让。

“好了，别说了！铁斋对你们俩的比试结果有异议，不然你们再打一次！”

如此混乱之中，每个人都只顾着场内了，回头一看才发觉武场入口处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人影——原本站在玄关那儿的武士，由于怎么叫也没人答理，便径自慢慢走进武场里来了。那人依旧一只手揣在怀里，另一只手提着那块木板。

铁斋凑上前去，盘问道：

“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

“那边。”

那人恬不知耻地答道，上身越发前倾，但声音很平和。全场人都目瞪口呆时，他又说但求能与今天比赛的胜者切磋一下。

问其名，答曰“丹下左膳”；又追问其流派，答曰“丹下流”……然后众弟子冷笑道：

“原来如此。阁下贵姓‘丹下’，所以是‘丹下流’的——哎呀，这可真是有意思。不过不凑巧，今天我们是内部比赛，本武场有规定，其他流派者一律谢绝参加。还请您改日再来。”

自称为“丹下左膳”的独眼武士从喉咙里哼了一声，笑道：

“改日也无妨。反正是来砸场子的，今天砸明天砸不都一样吗？喂！你们这帮鼠辈，看到这个没？”